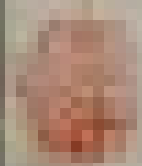


東林別傳



東林別傳



東林列傳卷十四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陽

仝較

蔡世英偉人

明

孫鑑傳

孫鑑字文中餘姚人忠烈燧孫也父陞爲禮部尙書
鑑兄弟以進士高第先後列大僚而鑑獨恂恂若寒

素初授武庫司主事提督京師武學學中貴戚子弟
都城游俠射獵者皆繫籍於中鑪宿知其弊當六年
會舉之日一以文義爲去留比奏將上尙書欲易一
私人鑪力持不可旣退同官宋岳呼鑪曰立峰吾今
畏汝矣寧有上官煦煦言而面赤強爭者乎立峰鑪
別字也疏上留中同事者皆危懼鑪不爲動踰日竟
下由此行大起遷職方員外郎丁外艱服闋補武選
郎中是時世宗深居齋宮錮言事諸臣屢興大獄舉
朝惴恐鑪具疏極諫以秦二世宋徽欽爲喻盡發諸

奸與中璫不法事大學士徐階見之大詫曰痴也郎
柰何輕批逆鱗哉會上病諸璫壅之不得達引疾歸
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司郎中陞南尚寶卿考滿入
京時高拱以內閣攝吏部尚書見鑑欲北之鑑若不
聞而去遷南鴻臚少卿萬曆初入爲太常少卿提督
四譯館遷右通政再陞光祿卿張居正奪情議起疏
劾不報復引疾歸居正歿以原官陞大理卿歷刑吏
兩部侍郎拜南京吏部尚書又改兵部陸光祖罷入
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事權初歸詮部人情杌隉中旨

譙讓諸曹郎鑄鐸削籍者趾相屬鑄不爲動遷除大
政不謁內閣路遇閣臣亦不避道循光祖之意加徑
直焉大學士張位積不能平疏言會推大臣與議者
各舉所知彙奏取上裁以此欲撓吏部權鑄覆寢之
而給事中史孟麟力申鑄議疏繼上位益忤而閣部
水火矣鑄在吏部集思廣益欣然舍己意廓如也時
徵聘久廢鑄獨廉一二篤行士於科名外以維世風
如鄧元錫劉元卿王敬臣王升馮行可等士論趨焉
萬曆二十一年大計京官故事皆在正月二三宵小

輩爲閣臣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權欲以決隙致
潰鑪與考功郎趙南星慷慨自矢曰法之不行自親
昵始於是南星首摘其姻婭都給事中王三餘鑪亦
廉其甥呂胤昌胤昌者文選副郎也自是部院臺省
莫敢以意干其私人而城社之黨絀當是時大學士
王錫爵假歸兼程赴闕意欲有所庇鑪知之計疏先
一日上錫爵憤甚合謀張位而臺省以不得與聞察
事也二恨交作使臺省合謀曰拾遺吾職也仍拾吏
部耳遂合糾稽勲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庭

兵部主事袁黃鑑疏爭之政府故擬留用而給事中
劉道隆劾疏至嚴旨詰吏部專權結黨已又責其回
奏不認罪奪俸三月南星降秩外用淳熙等閒任鑑
求去不允鑑又念身去無須多言顧權黨之說不可
使遺患將來乃具疏申明職掌並乞骸骨又不聽又
凡東林賢者盡疏薦之大拂錫爵位意焉旣而都察
院公疏救南星上大怒責其市恩於是左僉都御史
王用汲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寺左少卿曾乾亨吏部
主事顧憲成李復陽禮部主事于孔兼員外郎陳泰

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戶部主事賈巖國子監助教
薛敷教等二十餘人具疏力爭咸歸咎內閣而刺錫
爵與位尤甚已而史孟麟陞吏科都給事中引疾不
拜極論前事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連爭之
皆不省當是時聚訟盈廷清流盡逐東林黨錮之禍
基於此矣初陸光祖之在吏部也選郎王教以量移
萬國欽事一司皆削籍政府欲假以立威懲後而衆
益不服後遂屢行之鑪罷而繼鑪者不久卽去自是
吏部用人之疏一槩留中而閣部之權並輕惟二三

臺諫以口舌爲權衡驅斥異已而已觀於丙辰丁巳
之察可爲浩歎者也鑰請去益堅上遣中官賜養年
上尊終不出疏十上賜乘傳歸踰年卒久之贈太子
太保謚清簡鑰淳誠質行自奉寒薄與人循循如長
者意所不可責育莫能奪三王並封議起諸臣岳元
聲等引祖訓各上封事久不決鑰率九列廷爭之錫
爵氣奪儲位始定風波震撼中繼光祖而爲名吏部
者惟鑰爲然子二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爭
國本謫朝陽縣典史後至光祿卿次如洵癸丑進士

山東叅政天啓間逆魏擅權矯詔入東林黨中父子皆削奪崇禎立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爲東林肇基者也當其在吏部時引賢若渴東林正人濟濟咸登矣及其去位而清流之禍胚焉俾無張王之嫉忌則先生不罷而陞與純王忠伯輩再起與東林諸賢共佐朝廷太平之業未必不遠追文景也余故曰肇東林之基者先生焉

東坡死傳卷十四
五

江東之傳

江東之字長信歙縣人少爲諸生性剛有大志萬曆五年賜進士授官行人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叱附馬侯拱辰於途貴戚歛手避之是時張居正初卒而馮保猶用事徐爵者保假子也居正素藉之以通於保居正死爵焰益張時乘驢出入東安門莫敢訶止東之行遇爵執其驢付所司卽上疏陳爵罪歷言爵借馮保以作威福狀雖未明指保罪而實以撼保帝覽奏怒命錦衣衛逮爵論死尋以御史李植疏竄保於

南京先是江西巡撫僉都御史王宗載與遼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合謀竄殺御史劉臺以快居正之忿至是宗載協理都察院事東之露章劾之曰故大學士張居正輔理十年不爲無功但攬權太專設心太險媚己者立躋要地異己者墜之重淵以致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御史劉臺論劾居正義正辭嚴其忠義之心不出趙用賢鄒元標等下也臺不死當與諸臣并用矣李宗載前撫江西必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購其仇家代劄誣本遣人伴送來京

妄奏于應昌奉旨察審同心狐媚逼脅司屬捏報虛
贓宗載復陷故江西巡按御史陳世寶以美官擬臺
遠戍臺死潯州棺衾不備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是
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是殺臺之慘主之者宗
載行之者應昌世寶也世寶嘔血暴卒天實誅之宗
載謀害忠良當以首論應昌誣贓枉法當以從論疏
入帝命戍宗載應昌於邊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
封白堂上官東之捧疏而升宗載迎謂之曰江御史
何言東之曰言公殺人媚人耳宗載失氣反走聞者

咸側目焉小阿卜戶率百餘騎襲破黑峪關殺數十
百人去邊臣掩其敗瘞藏諸屍詐以功聞爲巡按御
史李植所劾朝議遣科臣勘之帝素知東之時方督
屯畿輔帝曰此行非御史東之不可命撤屯務往將
行執政有爲邊臣請間者東之指心謝之至則盡得
其掩敗詐功情事顧未有左驗乃間行關外見新蒔
蔬圃疑之命吏士發土得九屍屍皆中創於是諸將
叩頭服東之報命分別降罰坐死有差御史丁此呂
論劾居正時科場事失執政意吏部尙書楊巍奏劾

此呂調外東之言巍晚節不終巧塞言路且言輔臣
申時行二子皆中科名不樂此呂有是疏巍之劾雖
曰巧庇故相實則逢迎新輔疏入不報時民間多私
自宮者東之請嚴禁之帝稱善南豐知縣車大任以
丈出餘田要首薦東之曰是謂竭澤而漁百姓將由
之困乃請改正新增虛糧田地劾大任奪其官又請
蠲恤屯收近地免守陵戶銀力二差及禁皇親佔產
害民諸事帝皆嘉納之時帝方追憾居正及保東之
與同官李植羊可立皆以論劾當上意乃詔曰江東